

七十一隊上

文藝叢書

高地譯

反動書



民國圖書出版社印行

K
3
4

七 十 一 隊 上 升

高 地 譯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六 月

七 十 一 隊 上 升

每冊實價七角
(外埠加郵費)
(七角一分)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譯者 高地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地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中三路
十七號

目錄

- 一 七十一隊，上升！
- 二 坐屋頂者
- 三 富人們
- 四 安得魯
- 五 流浪者之死
- 六 長老會唱詩班的唱歌員
- 七 附記

七十一隊，上升！

肯納來口述。(Byron Kennedy)
利筆記。(Charles Berry) 雷士大軍

七十一隊，上升！

自一個星期以來，這是第一個夜晚，我們在皇家空軍鷹隊中的美國飛行員知道了我們是在英格蘭的什麼地方。一個星期以來，這是第一次，空氣中震蕩着高度爆炸彈的爆炸和高射炮彈，「花卜！花卜！」的回響。我們用作司令部古老的磚屋的旅舍漸漸地強烈地震動起來。這個意思就是在過去一周之中打下四國飛機的那種猛烈射擊又在進行了。德國人要在白天來補償損失的時間，我們和我們的噴火式飛機要在一個星期的不安的等待之後，再戰鬥了。

陣猛烈的爆炸聲在午夜之後不久即停止了，我們乘機睡了一會兒。

是在黎明前二小時，我的侍從帶了一杯熱茶走進來，這是一正式的「起身茶」，使你發醒，使你清醒的。我的同房魯克阿命下了床，我們開始了穿飛行衣這種麻煩的事情。

七十一隊，上升！

先穿 *goggles* 眼鏡。這是飛行制服的厚的絲襪裏，和防火衣或飛行外衣；還有假如是很冷，便穿皮裏的 *Wings* 式衣。然後是 *Mae West* 式衣，那種貼胸的救生短衣，和靴子。我們把地圖插在靴筒裏。就是海鷗在這裏也需要用地圖在霧中尋路。最後是絲手套，飛行手套，和沉重的頭盔，它連帶着耳機與微音機，並且拴着說話機上的氣管與金屬線。當然我們不是穿了這一切去吃早飯，但幾乎是全穿了。

吃飯的時候，少年們——他們大都是十九、二十、二十一歲的少年們！——通常是消遣不絕的，因為在一個星期的等待之後有了作戰的希望而興奮起來。

吃過了早飯，我們急忙走到寒冷的清晨的戶外去檢驗我們的飛機，並且看看爆炸是否損壞了飛行場。沒有損壞。然而我們聽說，附近的由木盒作成的偽裝機場在夜間被炸成碎片了，場上還有四架假飛機。

當我爬上噴火機的座位時，我的機械士喊出了他的習慣的聲音「閣下，飛機生火準備好了。」飛機的八位地下人員在夜間把它澈底地檢驗過了，但按照規定，飛行員應該

確定一下它是完好的。總之，假若一百件事情有一件弄錯了，他的頸項就會斷的。在我們的飛行場上散佈了二十五架以上的飛機，戰略地擺開，這樣一顆炸彈便不能炸毀二一乘以上的飛機。飛行員們正在檢驗它們。

把降落傘放在機翼上我能迅速抓到的地方，我急忙（在這裏做一切的事都是急忙的，除了等待）去到飛行場辦公室，簽了「七百頁」，最先確定我的每一個地下人員都寫下了名字。魯克和殿英薩特勒，紅分隊裏的兩個飛行員，簽了字，我是分隊長，向指揮部打電話說：「紅分隊現在準備好了。」指揮部，英格蘭的神妙空防的無所不見的眼睛，是發佈命令的複雜的無線電控制網。

我們去到娛樂室，我們的晝間司令部。現在無事可做，只有期待地等候。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躺在吊床上，玩紙牌，或是研究德國飛機的小模型。有一個時期，我們在飛行之間的最愛好的娛樂是教英國飛行員擲骰子。

大約過了兩小時。忽然期待很久的金屬聲音——我們等候了一個星期所要聽到的——突

七十一隊，上升！

然在……式擴音機裏說了：

「七十一隊，紅分隊。上升！」

……那是我們。七十一隊就是鷹隊。在這一個飛行場上我們是紅分隊。我瞥見了魯克跳起時滿臉的笑。他，威英，和我戴上頭盔和手套，跑——我的意思是跑——出去上飛機。魯克催我們去做什麼。你不上天，你決不會知道的。我抓了我的降落傘，爬進機庫裏我的巨大的 Meilin Rolls Royce 發動機已經是美麗地在轉了。

……過了機庫——我們叫它辦公室——坐位帶子橫過我的腿，扣起了。我開動了發動機，推開了制動器，起飛之前，試驗你的發動機超過了一次，是不好的。假若你如此，那是向地下的人員表示你不信任他們的工作。把氧氣管接上了氧氣筒，把熱電的花線插到電機……我放了制動機。

……我……

如同久關在籠的鳥雀渴望天空的自由，巨大的噴火機在跑道上輪子轉動了，隨着推進器的每 旋轉而速率增加着。捺了按磁電機各個鍵子試驗了它們，調整了推進器到極好的程度，推上了破冰器，把每分鐘轉動放在二四〇〇上。在起飛時發動機只開了三分之二。瞥了一下後照鏡，魯克和殿英正在我後邊。我們成V字飛起，推動了飛機作陡升。我們飛成一個單位，我的飛機的每 動作立刻被其他兩架隨着照做了。魯克和殿英把他們 眼睛緊看住我的飛機邊端上。我能把他們飛着帶到山上去，他們會隨着我的。他們，不會看到的。

我用當天的密碼呼喚指揮部：

「喂，洛索斯控制。紅分隊長在叫話，你聽到我嗎？完了。」

「喂，紅分隊長。聽到你的話響亮而且清楚。知道你們在天空情況良好。」

我向指揮部報告我們在天空情況良好，並且迅速接亮了無線電的亮線，指揮部就是根據它們來追隨 們的飛行途徑的。

七十一隊，上升！

後來指揮部問：「喂，紅分隊長。指揮部叫話。你聽到我說嗎？」

「喂，洛克斯控制，紅分隊長回話，聽到你的話響亮而且清楚。完了。」

「喂，紅分隊長。向量一一〇。懂嗎？」

「喂，洛克斯控制。紅分隊長回話。懂得向量一一〇。聽完了。」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螺旋着上升，直到我們達到了這個向量，或者羅盤表記。我把羅盤放在一一〇上，它會帶我們到北海。我知道我們被指定了兩件工作中的一件，或者是巡邏，或者是攻擊一個襲擊護航隊的轟炸機。這是在北海上的通常任務。

在九千英尺那裏一個雲塊包圍了我們。我們花了兩分鐘來到這裏。魯克和殿英飛得很靠近，他們的翼端距我們的側面安定翼只有三尺。在困難的情形中，你應得這麼飛，不然你會彼此失散的。一個長的噴火機是容易看見的標記，在上次戰爭中空戰乃是兩機驚奇的戰鬥。今日這都是例外了。大部分的現代空戰是成建制的，皇家空軍把編隊

飛行和戰鬥時的合伴精神發展到世界上最高的效率。

我感到一次相碰與相擦。一定是魯克的翼端碰上了我的。想到碰損的機翼是最不愉快的。我後退了三次他的機翼上的油漆黏在我的機翼上，每次我都向他發了警告。我向後一看，看見他的機翼向後移動了。這樣較好。

在萬四千英尺上我們穿過了雲層，進入上層空氣的光明世界，這個世界有奇異的雲景，絮雲的谷和波雲的山。這種景緻迷惑了我們。這是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戰場，這個戰場需要敏銳的眼睛和閃電的行動。在二萬英尺上我們飛平了；因為迅速的上升我有了點眩暈。雖然我在這個高度五千尺之前就吸氧氣了。

看不見敵機，但我命令了這一隊向後成縱行，一種戰鬥編隊。你決不會知道什麼時候德國人會從雲裏涌出來。魯克和殿英把他們的噴火機在我後邊拉成一線。後來無線電發聲了：「敵機在雲裏。」

「喂，紅分隊長。洛克斯控制叫話。你聽到我說嗎？」

七十二號，上飛！

七十一隊，上升！

我報告我聽到了。

「喂！紅分隊長。惡魔一零。土匪。」

有一個敵機在一萬英尺處！那一定是北海上的潛艇機。我們下到雲裏。我推上了節汽瓣，噴火機向前跳躍了。我解開了射擊按鈕上的安全鎖，迅速地看了看這個器具，我的下意識做了這大部分的工作。發動機熱了一點，但現在對於這個沒有功夫做一點兒事情了。

我們在一萬一千英尺到了雲下，飛平了。頂好是離在雲層附近，我們估量了形勢。下邊是一片大海。西邊有凸凹不平的黑暗的海岸線。英格蘭。在岸外大約十二英里的地方有許多黑條子，好像一羣螞蟥。那是航運隊裏的船。

它在里！大約在五英里之前三千英尺之下有一個臭虫爬得很快。眼睛辨別那是什麼。它好像是道爾涅十七飛船，是一種最討厭的東西。它由四五個人駕駛，砲火界還有領事。我向上看了一下。在那個陰暗的雲霧裏也許正有一「米式」保護機。沒有

功夫偵察。我們斜着向轟炸機飛去——是的，那是一架道爾涅機。我們不願它在我們接近它之前看見我們。眼要它去攻擊航運隊，我們就能夠猛撲下去，在它做出任何損害之前攻擊它。

忽然那個轟炸機向著航運隊衝下去，它一定看見了我們，它想回頭跑之而炸彈轟擊。船不穩的時候，我看見它的右翼上的黑十字。它的兩個大推進螺旋槳威脅地閃閃可一會。

我叫，「塔明，開火！」這是皇家空軍的戰鬥叫聲，我在它後邊衝下去，發動了鉗輔助節汽瓣，開火。全部的一二五〇馬力，我們向下衝跳，我們的發動機吼

叫着。正在這個時候，指揮部的不急忙的聲音在無線電上響了出來：「喂，新分隊長，洛克斯基制叫話。你應該在通橋井和土匪的旁邊。」通橋井是英國的一個小鎮，是這個航運隊的密稱。

摸索着無線電的鍵子，迅速按上它放挺，我叫了，「喂，洛克斯控制。組分隊長回

諾。我們在追土匪！」指揮部省略了正式回答，只是說「好的。」

現在是競賽，看誰先到航運隊。道爾涅機在我們下邊，它難以辨認，因為它漆了藍灰色。德國人有一種狡猾的習慣，就是爲了各種特殊的任務而偽裝他們的飛機。我們趕先了。忽然我的噴火機猛烈地震動了。它穩定了又搖動。我辨出了航運隊中一條船上冒出的煙縷。它是在射擊轟炸機，但高射砲彈在我們附近的地方爆炸了。

在這爾涅機和我們接近運輸船的長列時，射擊停止了。道爾涅機放下了全盤的四枚炸彈。它沒有費時間瞄準，我知道炸彈要落得很遠。我們現在距它大約有四分之三英里。我不作對直追趕了，向着航運隊裏第一條運輸船衝下去，企圖藏住道爾涅機離開它的機艙。看到我們太靠近了，它斜着走開向回飛，放下另一批炸彈和空中魚雷。減輕它的負重。炸彈激起了無害的水花，距最近的運輸船有一英里。我知道，那個魚雷是從二千英尺以上落下來碰到水面的時候炸開的。我們勝了第一着。現在是攻擊道爾涅機了。我們糾纏它。

它落得靠海面那麼近，似乎它要衝到海裏去。它大約在起伏波濤的二十英尺以上飛平了，當它向根據地對直地掉頭時，它的右翼幾乎碰到水上了。這種道爾涅機能夠飛得很快。

我接上了照準機的電流。交叉的線和圈保證地發光，好像微小的螢光性的管子。道爾涅機靠近水面，是難以辨別的目標。我們不能夠向它俯衝，我們會衝進海中的。唯一的攻擊是打它的尾部，企圖在後邊的砲手能夠射擊我們之前把他打死。

我們快要接近了。它離開還不到一英里。我把控馭杆向後移轉了一點。對着每小時四百英里以上的風率是難以推進的，道爾涅機在照準器裏顯得漸漸地大了。我現在能夠看見軟玻璃凸形護壳裏的後邊砲手了，他的雙手扶在他的兩門砲的彈機上。我們漸漸脫離了俯衝，我能夠感覺到離心力在挖我的身子。我的手發重，我的下顎開始下垂了。不

要忘了。我深深呼吸並且叫喚——增加血壓，而我不會離開我的腦子。又來了一個危機。我們靠水太近了。假若我們碰上轟炸機雅維梨的反颶，它就會把我們推下海。

德國人射擊了。他的探準器裏的烟向着我冒。我把控制杆拉向右，又拉向左，只是一點點，使噴火機作交叉飛行，並且移動着機舵，使道爾涅機不離開我的照準器。甚至這種輕微的滑轉也是難受的。

德國的砲手在我的照準器中，我甚至能夠看見他的緊張面孔。他的嘴唇是張開的，在他看着他的發彈的砲前後移動時，他的牙齒緊咬。我用大姆指捺射擊按鈕，機八挺機關槍裏猛烈射出爆炸彈、子彈、燃燒彈、穿甲彈和探準彈。聲音好像被抑壓的高音鼓，飛機震動，並且因為倒坐力而緩慢。探準彈的烟表示子彈射在道爾機下邊。

不當心去作更準確的瞄準了，我停止了交叉飛行，把噴火機對着它飛。現在它離開只有一百五十碼光景了。有了很高的一聲泡！一個碎裂的聲音，好像打在鼓上的冰雹。他一定打中我了。但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我的子彈對着他的凸形護壳噴射，在軟殼

頭上打了許多大裂口。

正當我從他上邊飛過時，他向後倒了，他的手臂鬆了起來。我升起向一邊飛，避免前邊砲手的射擊。當我掉轉過來，幾乎成垂直倒飛時，我的眼睛上蒙住了一層黑幕。我把控制杆向前放鬆，神志清楚了，知道了魯克和殿英正在射擊那個駕駛員。

我向後看，看見殿英幾乎用他的推進槳切掉了道爾涅機的尾巴，他飛得距他是那麼近。他正準備向後飛，殿英過轟炸機，它還在飛着。那次我們沒有打中他。

當我飛到海岸上，雷裏說之紅分隊長。紅第三叫請。法國海岸上有土匪！
L的時候，我降下噴火機高度攻擊，我向東看，成三個V形的九架飛機正向我們飛來，前面的一個V形離開其餘的很遠，道爾涅機一定用無線電呼救了。那些飛機仍然離開好幾英里，但不要一分鐘就可以到這裏。我們一定要趕快。

我的噴火機向道爾涅機的尾部衝下去。我看見兩個德國人正在從座位上挖開後邊砲手的身子。他們正要替換他。假若在我們打中了駕駛員之前，他們做成了，道爾涅機就

七十一隊，上升！